



明清洪泽湖泄水格局的演变及历史启示*

李德楠

摘要:导淮入海入江是洪泽湖治理长期面临的问题。洪泽湖是拦蓄淮河下游形成的平原水库,筑堤的过程也是湖泊形成的过程。明代以后随着高家堰堤防的修筑加高,湖泊从小到大,泄水问题日益突出。洪泽湖泄水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空间上包括湖堤上的清口、山盱五坝、三河坝以及运堤上的归海坝、归江坝等两级泄水通道,尤以汇黄入海的清口流路占突出地位;时间上从明代的清口汇黄入海为主,变为清乾隆以前的多路入海为主、入江比例增大,至嘉庆以后则汇黄入海不畅、入江压力增加。明清时期的洪泽湖泄水是在“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水框架下进行的,无法根本解决淮水的入江入海出路,但奠定了今日泄水新格局的基础。以史为鉴,河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到统筹全局,兼顾国计民生,既要着眼于除害兴利,因时因地制宜,稳步有序推进,还要辩证地看待河湖治理的影响,恰当评价古代国家工程的意义。

关键词:洪泽湖;高家堰;蓄清刷黄;导淮;入海水道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3-0120-09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淮河下游最大的湖泊型水库。2022年7月正式动工的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多年治淮历史上投资最大的防洪单项工程”^[1],可使“洪泽湖防洪标准由目前的百年一遇提高到三百年一遇”^[2]。那么,自明初修筑洪泽湖大堤(高家堰)至清末漕运废止的四五百年间,即运河漕运最为繁忙的明清时期,洪泽湖在发挥“蓄清、刷黄、济运”等作用的过程中,其导淮泄水格局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对当今的河湖水利建设带来哪些启示?关于历史时期的洪泽湖泄水问题,在以往有关湖沼变迁、水利开发、河工治理、灾害应对、环境变迁、河湖关系等研究中多有涉及^①。现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也表明从长时段梳理洪泽湖泄水格局演变尚有一定的开拓空间。鉴于此,本文

以国家层面的大型水利工程洪泽湖为研究对象,将泄水问题放到明清这一长时段加以考察,分析其入海入江格局的演变过程及时空特征,归纳历史启示,以期有助于深化当前洪泽湖水利建设的认识,为今后的河湖治理和环境整治提供历史借鉴。

一、清口流路独大,汇黄入海为主: 明代的洪泽湖泄水格局

洪泽湖的形成与淮河下游筑堤有直接关系。早期的湖区是淮河边的洼地,洼地内散布着破釜塘、万家湖、泥墩湖、阜陵湖等小湖沼。东汉时下邳相张禹、广陵太守马棱、徐州典农校尉陈登,三国时大将邓艾,晋代荀羨等曾在此屯田,修筑了用于灌溉、排水、挡潮的小型水利工

收稿日期:2023-02-0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以来洪泽湖归江入海格局的演变与苏北区域社会研究”(16LSB002)。

作者简介:李德楠,男,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江苏淮安 223300),主要从事历史地理、黄河史、运河史、环境史研究。

程。其中,三国时广陵太守陈登为保护屯田,阻挡淮河决溢之水,于射阳县西筑堰30里,“堰西为阜陵湖,湖西为淮。每淮溢入湖,赖此堰以障之”^[3]。因此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等记载将洪泽湖筑堤时间上溯至三国时期。实际上,破釜塘(洪泽湖的前身)至隋炀帝时才更名“洪泽浦”,所以严格来说洪泽湖筑堤当始于明初以后。永乐年间陈瑄治河,因担心淮水涨溢,修筑了简易的高家堰土堤。不过正德以前,尚未出现与淮河连成一体的大湖泊,仍“湖自为湖,淮自为淮”^[4]。

(一)黄淮水患与洪泽湖泄水问题初显

洪泽湖泄水问题是随着高家堰筑堤和湖泊扩大逐渐出现的,正所谓“自古淮无大患,患殆始于高家堰之筑”^[5]。明弘治年间实施“北堤南分”的治黄策略,遏黄河多股南下入淮,当时洪泽湖与黄河间利用张福口、王简口分流淮水,无闸坝约束。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黄河两岸筑堤,尽塞分流故道,“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6]²⁰⁶⁵。淮河下游来水来沙增加,“淤湖淤运,百病丛出”^[4],洪泽湖堤遭到毁坏,“以是堰日颓”^[7]²⁹⁷⁶。嘉、隆以后,洪泽湖所在地区连年水灾,朱维藩《淮郡重浚涧河碑记》载:“淮安一郡,版图生齿,夙称繁阜。嘉隆以来,彝患继作,水道失经,疏治既烦,凋瘵斯极。”^[8]

隆庆三年(1569年),黄、淮、沭并涨,洪泽湖堤以及里运河^②堤多被冲决,淮河下游“幅员千里,所没田地七万余顷”^[9]。隆庆六年(1572年),新任总漕王宗沐加修高家堰和淮安府城西长堤,其中高家堰北起武家墩,南至石家庄,长约30里,高约1丈。又于大涧、小涧、具沟、旧漕河、六安沟等处筑龙尾埝,“以遏奔冲”,于堤内涧口至张家庄间疏浚旧河,“以泄湖水,使不浸啮”^[10]。但不久均被大水冲决,淮水由“昔不病淮安”变为“今(万历元年)病淮、扬”^[11]。万历三年至四年(1575—1576年),黄河决桃源县(今泗阳县)崔镇,清口淤淀,淮水无法从清口汇黄入海,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坏”^[6]⁵⁸⁷¹。从高家堰泄出的大水侵入高、宝诸湖,淮安、扬州、高邮、宝应、兴化、盐城间皆为巨浸,里下河地区^③水患及泄水问题开始出现。

里下河地区水患主要来自洪泽湖泄水。“隆庆而后,下河为阱府”^[12]¹³,使“田化为沮洳,而稻且属乌有矣”^[12]⁹。万历三年夏,黄、淮并涨,淮河东决高家堰,淮安府城被淹,城内居民结筏浮箔,知府邵元哲挑浚城东涧河,泄水入里下河平原^[13]。万历五年(1577年),礼科左给事中汤聘尹建议“导淮入江,于瓜洲入江之口分流增闸,以杀其势”,但漕运侍郎吴桂芳调查发现,此时黄河水(下简称“黄水”)向老黄河故道而去,淮水涌入清口故道,淮扬水势渐消^[14]。汤氏导淮入江的建议遂搁置。随着水患的增加,里下河灾区范围扩大,万历初年有“漕堤频年屡决,高、宝、泰、兴、盐五州县仰而受其沈溺之害”^[12]⁷⁶的记载,几年后又“山、盐六邑田沉水底”^[15]的记载,由“五州县”扩大至“山、盐六邑”,增加了山阳县。

(二)潘季驯“蓄清刷黄”与清口泄水

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负责治河,针对黄淮大水“上阻运道,下垫民生”^[16]³²⁹的困境,认为“欲导河以入海,必借淮以刷沙”^[6]²¹²¹,提出“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河方略,“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6]⁵⁸⁷¹。一是堵塞崔镇黄河决口,使黄河回归故道。二是修筑高家堰旧堤,逼淮水尽出清口,刷黄济运。大堤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长约60里,筑塞大涧、绿洋、汤恩等决口33处,计1118丈^[16]⁴³⁶;并加高至1.5丈,厚5丈,基厚15丈^[7]²⁹⁷⁶。三是为保护高家堰安全,留出周桥南至翟坝间地势高亢的30里河堤作为天然减水坝,水大则泄入白马、高、宝诸湖,减杀洪泽湖涨水^[16]¹⁷⁸。经此次治理,抬高了洪泽湖水位,有利于清口泄水,黄、淮暂得安流,“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6]²⁰⁵⁵,“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6]⁵⁸⁷²。

里运河地区的积水得以缓解,大量湖田涸出,“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禾黍颇登,国计无阻,而民生亦有赖矣”^[16]²⁸⁴。不过潘季驯设想的“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风、泗水下”^[16]¹⁷⁴的目标只实现了一半,筑堤导致洪泽湖水位上涨,泗州地区受淹。面对水患,朝野议论四起,潘季驯坚称“淮不东则淮强,淮强则黄弱,然后由清口

达海”^[17],不肯开堰泄水。泗州籍官员常三省呈《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揭帖,批评潘季驯“重淮、扬而薄凤、泗”,建议恢复淮流故道,多建泄水涵闸,挑浚清口以上淤沙^[18]。针对洪泽湖泄水之争,首辅张居正支持潘季驯,常三省被削职为民。

(三)杨一魁“分黄导淮”及明后期泄水困境

万历十九年(1591年)淮河大水,泗州城受淹,次年又大水,城中水深三尺,危及祖陵,潘季驯被免职。针对淮水的出路,官员议论纷纷,有“开三闸”或“建三闸”泄水入海入江的建议。“开三闸”为巡抚牛应元所提,即开周家桥闸泄淮水入白马等湖,开武家墩闸减杀洪泽湖水势,开运河南端的金家湾闸泄里下河诸水入江;“建三闸”为督臣褚铁所提,即建武家墩闸由岔河、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建高梁涧闸由岔河、泾河亦下射阳湖入海,建周家桥闸由草子湖、宝应湖入子婴沟,下广洋湖入海^[19]。御史高举疏请建滚水石坝于周家桥、大小涧口、武家墩、绿杨沟上下,“辟入海之路,……广入江之途”。礼科给事中张企程提出开周家桥、武家墩泄水,一由金家湾入芒稻河入江,另一由子婴沟入广洋湖达海,或经永济河由窑湾闸达射阳湖入海^{[6]2062}。管河郎中黄曰谨不看好泄水入江,理由是周桥地形高下悬殊,下泄之水入高、宝湖易,入江不易,里下河地区易沦为湖沼^{[20]119}。给事中黄运泰认为仓促开周家桥泄水,会冲决运道、越河,致高、宝间尽为湖沼,不如疏浚海边的五港口,使淮水从灌河口入海^{[6]2061}。此时恰逢祖陵积水稍退,朝廷采纳了张企程的主张,派总河杨一魁治河。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八月,杨一魁实施“分黄导淮”:一是挑挖桃源县黄坝新河,分黄水入海;二是辟清口积沙数十里,导淮汇黄入海;三是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减水闸,分泄淮水入高、宝湖,“俱下广洋湖入海”;四是疏浚高邮茆塘港,导高、宝湖水入邵伯湖,“开金家湾,下芒稻河入江”^{[6]2122}。杨一魁分黄导淮的措施,暂时取得了“泗、陵水患平,而淮、扬安”^{[6]2062}的效果,但因“分多势弱”^{[6]2038},不久黄坝新河淤废,洪水在苏北泛滥,运道民生大困。几年后,杨一魁被免职,分黄导淮之议停息。天启六年

(1626年),入江的芒稻闸被奸徒占塞,泄水不及此前的十之一二^[21]。崇祯四年(1631年)夏,黄、淮交溃,灌泗州城,浸及祖陵,高、宝湖决堤,金家湾堤被近湾居民盗掘20余丈,淮水泄出入江^[22]。此时,开周家桥泄水之议又起,遭到里下河百姓的反对,百姓传唱着“东去最宜开海口,西来切莫放周桥”的民谣,希望加大入海口泄水且杜绝洪泽湖来水。

综上,明代高家堰的加筑使清口成为主要出水口,分泄之水大部分汇黄入海,小部分入运达江。后随着洪泽湖水位上涨以及湖面扩大,周边水患增加,泄水问题凸显,故有建高堰减水闸坝的主张。杨一魁入海为主、入江为辅的“分黄导淮”之策,有助于减少黄水入湖量和增加淮水下泄量,但以失败告终。明末清口流路仍为独大,因水患增加,开周家桥泄水之议不绝于耳。

二、多路入海为主,入江比例增大: 清乾隆以前的洪泽湖泄水格局

清初河工废弛,黄水常倒灌洪泽湖,清口出水不畅,洪泽湖扩大,高家堰多有毁坏,“先将清河县原系民居之洪泽村一带低地漫淹而为洪泽湖,及洪泽湖不足停蓄,又从高家堰翟家坝等处旁流东注,将高邮、宝应低地亦俱漫淹而为高、宝诸湖”^{[23]644},进而由“里下河入海,沿途淹没田庐,所损匪细”^{[24]3804}。

(一)清口泄水流路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决宿迁白洋河、于家岗入淮,水毁武家墩板工堤1处、高家堰石工堤7处、高良涧板工堤26处,洪水东注高、宝诸湖,无力冲刷清口泥沙^{[25]650}。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月,新任河督靳辅负责治河,针对黄水倒灌及清口出水不畅,决心使洪泽湖成为“全淮之水柜,借以济运抵黄”^[26]。当年六月开挖了烂泥浅引河。康熙十八年(1679年),将南运口由甘罗城南移至七里墩,使之远离黄河,并在运口置转水墩控制分水。上述措施有利于刷黄济运,但蓄水量增大使泗州城、明祖陵沉入湖底。靳辅注意到了里下河灾患与高家堰泄水的关系,

认为高家堰决口以及30余里未筑堤,“下河遂成巨浸,被灾十分”^{[23]702}。此时,里下河灾区从明代的“导致山盐六邑”扩大为“下河七邑”^{[25]721},增加了江都县。

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成了烂泥浅、张福口、帅家庄、裴家场四道引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黄强淮弱,黄水倒灌清口,河督董安国建清口东、西坝,西坝御黄,东坝束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河督于成龙开挖陶庄引河,在清口黄河南岸筑东西向的挑水坝(康熙御坝),逼黄河大溜远离清口,防止倒灌洪泽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河督张鹏翮在四条引河的基础上,开成了张福口、裴家场、张家庄、烂泥浅、三岔、天然、天赐七条引河,增加了淮水入清口的流量。次年,因转水墩引黄河大溜南行,为害运河堤防,张鹏翮在旧大墩西筑新大墩,“引湖溜七分敌黄,三分济运”^{[4]18}。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又扩大清口分水比例,在原七分敌黄、三分济运的基础上,“多出黄河一分,少入运河一分”^{[27]549},变为八分敌黄、二分济运。雍正十年(1732年),为防止泥沙淤积,将惠济闸由头坝移至二坝。乾隆二年(1737年),将南运口南移75丈,与三汊河相接,以避黄纳清^{[4]9}。乾隆十六年(1751年),废转水墩,改设束清、御黄坝,加强清口控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规定,束清、御黄坝“一遇水涨,即行展拓开阔”^[28]。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强调广疏清口为第一要义,如湖水以次递长,清口以次递宽^[29]。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以后,“河变益多”^[30]。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开陶庄引河,使黄河改道北行,避免倒灌清口,并改建清口东、西束水坝。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口为黄流所夺,淤成平陆,黄水沿运河泛滥至扬州,史称“全黄入运,实始于此”^{[4]18}。次年,移建清口东、西坝和兜水坝,将原东、西坝的束清、御黄功能改为专门束清,称束清坝。同时在束清坝下福神庵前建兜水坝,称御黄坝。通过束清、御黄坝的调节,减少了黄水倒灌,便于淮水畅出清口,治河者评价其“实为全河一大变局”^{[4]18}。

(二)高堰减水设施

清代治河无须兼顾护陵,于是加强高家堰

建设。高家堰上的减水设施主要有周桥六坝、山盱五坝等。康熙九年(1670年)五月,黄淮大涨,风浪毁坏高家堰石工堤60余段,洪水由翟坝、周桥东注高、宝诸湖,高邮、江都等地运堤决口,民田淹没殆尽^{[20]117}。康熙十七年(1678年),靳辅将清口至周桥间90里旧堤增高筑厚,堵塞翟坝决口,增修周桥至翟坝间30里河堤。康熙十九年(1680年),接筑武家墩以北砖堤2000余丈,并在明代杨一魁所建周桥、高良涧、武家墩三座减水闸的基础上,创建为六座减水坝,以期“节宣有度,早不至于阻运,而涝不至于伤堤”^{[25]721}。高堰六坝平时不开,紧急情况下泄水,下泄之水进入高、宝湖后,还要继续分泄,或通过人字河、芒稻河等入江,或通过泾河、涧河、海沟、虾须沟等入海^{[20]747}。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后,多次出现黄、淮并涨,黄水倒灌洪泽湖,湖水从六坝旁泄,出现了“周桥不闭,翟坝不修,高堰开坝”^{[31]71}的情况,大水东注高、宝诸湖,毁坏运堤,里下河地区深受其害。康熙三十九年,张鹏翮大修高家堰,塞六坝,改建成三座滚水石坝和两座天然土坝,以清口一路泄水为主,里下河地区灾患减少,“人居平土,田可耕种”^[32]。担任济宁道的张伯行评价称:“若开六坝,是以淮扬为壑也。……周桥不开,则淮扬可免昏垫矣。”^[33]然而堵塞六坝,造成洪泽湖蓄水量大增,泗州地区水患加剧。雍正四年(1726年),根据大学士鄂尔泰的建议,朝廷下旨永禁两座天然坝^{[24]3799}。乾隆十六年,建武家墩至蒋坝石工堤120里,洪泽湖与阜陵、泥墩、万家诸湖进一步汇合,方圆达300余里^{[25]721},从此“淮水乃与诸水汇成巨浸,而洪泽之名特著”^[34]。同年,河督高斌在天然土坝基础上改建为智、信两座滚水石坝,形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坝,称“山盱五坝”。五坝平时严格启闭,当高堰志桩水位“长至九尺以上”^{[35]第21册,255},清口水大难容时才启放,减洪泽湖水入高、宝诸湖。

(三)运堤减水设施

经高堰山盱五坝下泄的洪泽湖水,汇入高、宝诸湖后,需继续排泄入海或入江,这便是运堤上归侧向溢流的“归海五坝”和“归江十坝”。

归海五坝又称下五坝,位于高邮至邵伯间。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年(1679—1681年)间,为排洪泽湖泄水,靳辅于运河东堤上建归海闸坝,“以新建八坝抵泄周桥、六坝之水”^{[25]673}。经归海坝泄出的水,多以里下河为归壑,还需进一步排泄。但归海坝下泄入里下河后,如何将积水排入黄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36]256}。或由双洋港、当尖港、射阳湖三口泄水入海,或由野潮洋、新洋港、大围口、斗龙港、苦水洋、天开河头六口入海^[37]。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工部右侍郎孙在丰建议里下河积水“九分入海,一分入江”,入海九分即庙湾泄四分,天妃石碇泄二分,白驹、丁溪诸场泄三分;入江一分即导之往南经芒稻河入江^{[38]第5册,364}。康熙三十七年,针对“下河受水之处甚多而泄水入海之口犹少”的情况,总漕桑格建议开车儿埠、小海场、丁溪、草堰场等海口,挑挖入江引河^[39]。康熙三十九年,张鹏翮改建南关新坝、五里中坝、新车逻坝,以泄水入海^{[20]248}。雍正年间徐州知府庄亨阳评价称:“开天然坝以注高、宝,则上江之患息;开三坝以注兴、盐之泽,则高、宝之患息。”^{[24]13140}

里下河水患与运堤上泄水闸坝的开启有关。乾隆初年,河督高斌建议酌情启放南关、车逻二坝,常年堵闭地势卑下的五里中坝^{[40]334}。乾隆七年(1742年),湖河大涨,官府开芒稻闸、董家沟泄水,湖西乡民数十人要求增开昭关坝,遭到拒绝后,擅自开挖漕堤^{[35]第11册,167}。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添建南关新坝,改建昭关坝,加上此前的南关大坝、五里中坝、车逻坝,运河东岸形成了“归海五坝”,又称“下五坝”。与之相对应,“山盱五坝”称“上五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河督白钟山建议水势长至三尺时,可启放南关、车逻等坝,如继续增加,则启放五里、昭关等坝^{[40]514}。

归江十坝位于邵伯至湾头间。康熙初年,靳辅建三合土减水坝于金湾闸南,扩大洪水入江出路。康熙三十八年,因运河各坝堵闭,大水俱由金湾三闸入人字河、芒稻河归江,以致宣泄不及,河督于成龙建议疏浚深通^{[38]第5册,1052}。康熙三十九年,河督张鹏翮建议拓宽人字河、芒稻河,修理芒稻闸、湾头闸和运河东堤^{[38]第6册,21}。

康熙四十六年,于洪泽湖南端的蒋坝开河建闸,引水由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据研究,到康熙末年,入江口宽度超过明末一倍以上^[41]。乾隆时增辟入江水道,在金湾坝和凤凰桥坝间建东、西湾三合土滚水坝各一座,在仙女庙北通扬运河上建褚山滚水坝一座,“不惟洪泽湖之水可以宣泄,而盱眙、泗州积水田地,亦渐次涸出”^{[27]549}。但由于洪泽湖入江通道少且距长江口不远,易受江潮顶托,影响淮水入江^{[42]4}。

综上,康熙以后针对黄水倒灌以及清口出水不畅,采取了疏浚清口、挑挖引河、增修高堰、堵塞决口、开挖中河等措施,增加了清口汇黄入海的泄水量。高家堰周桥六坝、山盱五坝等下泄之水,造成了高、宝诸湖以及运河堤防的压力。为继续宣泄运河及高、宝湖积水,修建了归海五坝、归江十坝,但入江水道并不通畅,里下河地区水患严重。

三、汇黄入海不畅,入江压力增加: 清嘉庆以后的洪泽湖泄水格局

嘉庆以后,河患加剧,经清口分水的流路仍是重点,但因黄强淮弱,情形每况愈下。嘉庆三年(1798年)冬,清口水浅,漕船受阻,河督徐端开桃源县祥符、五瑞二坝,分黄水入洪泽湖,助清敌黄,清口乃通^{[24]11374}。结果黄水大量入湖,湖底淤积加速,反过来增加了洪泽湖泄水的压力。嘉庆九年(1804年),黄、淮并涨,黄水倒灌,移清口束清坝于运口以南,移御黄坝于河道唇吻位置,还规定每年按时拆筑,黄水过大时堵闭^{[4]13}。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于清口束清坝北、御黄坝南各建一坝,作为双重保障。道光四年(1824年),黄水倒灌,清口淤积,两江总督孙玉庭拆展束清、御黄两坝,使清水顺畅。道光五年(1825年),引黄济运致运河淤浅,河底比往年垫高一丈有余^[43]。道光七年(1827年),黄水倒灌,清口御坝无法启放,遂实施“灌塘济运”。这是在黄水倒灌、清口淤积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施,暂时解决了漕船滞留问题,却意味着“蓄清、刷黄、治河方略的终结”^[44]。

在清口泄水不畅的情况下,山盱五坝承担

了更大的压力,以致多次被冲。嘉庆十八年(1813年),因山盱五坝毁坏,将仁、义、礼三坝移到蒋坝南,下挑仁、义、礼三条引河入宝应湖。道光十二年(1832年),改筑信坝至九堡以下的夏家桥。咸丰元年(1851年),淮河大水,冲决高家堰礼字坝,山盱五坝遂废。礼字坝毁坏后,大水从坝下的三河泄出,穿高、宝湖洼地和芒稻河,形成了一条直接入江的水道,“从此淮河干流由与黄河汇流入海改为入江”^{[36]168}。

山盱五坝下泄之水汇入高、宝诸湖后,进而穿过运堤,为害里下河地区。运堤闸坝一启,如履平地,千里汪洋一片,数月不退^{[42]4}。据统计,嘉庆朝25年间,仅归海五坝就被迫开启泄水14次之多;道光朝29年间,共开启15次,平均每两年有一年开坝,平均每年开坝近两道^{[36]259}。嘉庆十年(1805年),暴雨成灾,开昭关坝泄水,造成里下河严重水灾,时人邹熊《大水行·嘉庆乙丑事》诗有“万井一齐空,平原成大泽”的描述^[45]。道光四年冬,高堰十三堡、周桥息浪庵等堤段溃决11000余丈,当事者开启山盱五坝泄水,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田庐尽没,从此“河淮不交流”^④。道光间河臣张井奏称:“下河七州县田亩,一经放坝,则全被淹没。”^[46]自道光三年(1823年)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黄河河底淤高,清口御黄坝永不开启,洪泽湖涓滴不入黄河,大量淮水入运,运河泄水压力加大,高邮四坝每年必开,里下河州县每年必被淹^[47]。学者包世臣指出,里下河沦为泽国的原因,在于“每至启坝”^[48]。

研究发现,嘉庆、道光时期因清口淤淀,下河地区成为洪泽湖主要的出路,下河排水进入归江与归海并重的时期^[49]。就入江工程而言,道光间挑挖新河并建造了董家沟桥和廖家沟桥,归江十坝与通扬运河、金湾河、东湾河、西湾河、凤凰河、新河等相配合,尽量排运河、高宝湖及里下河水向南入江。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口北徙,留下一条废河道,“淮水依然无入海之道,横决漫流”^⑤。入江水道也泄洪有限,大水“犯运侵江,浸淫于淮扬之间,每遇洪水,即苏皖北境辄成泽国”^⑥。同治以后,导淮之议纷纭,或主张全部入海,或主张全部入

江,或主张江海分流且入海为主,或主张江海分流且入江为主。但因政局不稳,经费无着落,议而不决,淮水出路问题至清朝灭亡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嘉庆以后清口仍为重要的泄水口门,但因泥沙淤积加剧,清不敌黄,道光后不得不放弃实施数百年的“蓄清刷黄”,改行“灌塘济运”。在清口泄水困难的情况下,山盱五坝承担了更大的压力,故多次改建移建。为配合山盱五坝泄水,多寻求淮水入江,入江水道在这一时期变化突出。

四、明清洪泽湖泄水格局演变的历史启示

淮河本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道,南宋黄河夺淮后,逐渐失去入海尾闾。洪泽湖是拦蓄淮河下游形成的平原水库,其筑堤的过程也是湖泊形成的过程。随着高家堰堤防的加高加厚,湖泊从小到大,起到了“蓄清、刷黄、济运”的作用,但泄水问题也日益突出。洪泽湖泄水格局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空间上,洪泽湖泄水是由两重泄水屏障构成的系统工程,一是高家堰沿线的清口、六坝、山盱五坝、三河等减水设施;二是运堤沿线的归海五坝、归江十坝等减水设施,正所谓“开高家堰堤之滚水坝者,原以高邮之河之湖为壑也;开高邮运堤之滚水坝者,又以下河为壑也”^{[31]73}。

时间上,洪泽湖泄水格局经历了从入海为主向入江比例增加的转变。明中期黄河全流入淮以前,淮河入海流路较为顺畅。万历初年潘季驯治河,持清口一路泄水,虽留高家堰天然减水坝备用,但并不轻开,形成了清口流路独大、汇黄入海为主的泄水格局。万历中期杨一魁“分黄导淮”,在确保入海主流路的同时,试行导淮入江。明朝末年,淮水入江之路日衰,不得不维持自清口汇黄入海的流路。清代仍维持清口汇黄入海的主流路,导水入海为治水者首选,其比例大约是九分入海、一分入江。嘉庆以后,清口入海流路日益恶化。道光朝河患“愈亟”^{[24]11661},清口屡遭黄河倒灌,先是“引黄济运”,后实施“灌塘济

运”。这一时期,洪泽湖涨水多从周桥、翟坝等泄入高、宝诸湖,山盱五坝承担了繁重的泄水任务。道光年间归江十坝建成后,大量洪水向南入江。到咸丰元年,洪泽湖三河口被冲开,形成了一条淮水直接入江的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实现‘导淮’向‘治淮’的转变”^[50],先后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淮河入海水道等泄水河道,形成了今日“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的泄水新格局。

历史观照现实,洪泽湖泄水固然是漕运时代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但可为后世提供借鉴:

一是河湖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到统筹全局。明清治河者对黄、淮、运、湖进行综合治理,强调“治黄、运者,尤以淮、湖为先务”^[51],以高家堰沿线为第一道泄水屏障,以运堤沿线为第二道泄水屏障,力争做到蓄泄兼筹。

二是河湖治理要兼顾国计民生,着眼兴利除害。明清时期的洪泽湖泄水受国家“通漕保运”的制约,实施过程中既要关注蓄水济运的“国计”问题,还要关注百姓免于水患的“民生”问题,力争协调“资水之利”与“除水之害”。

三是河湖治理要因时因地制宜,稳步有序推进。针对洪泽湖泄水问题,自明中期至清末持续了数百年,治理者无不根据不同问题采取不同对策,或五坝泄水,或清口泄水,或入海为主,或入江为主。“淮河之难,难在入海”^[1],尽管历代治水者多认为入海是淮水下泄的正道,乃顺黄之性,入江为逆黄之性,但当面临入海水道不畅的时候,也会采取灵活对策,考虑疏通入江水道泄水。

四是要辩证地看待河湖治理的影响,恰当评价古代国家工程的意义。“西水之于下河,能有害亦能为利。”^[52]一方面,洪泽湖泄水是在“蓄清、刷黄、济运”的框架下进行的,无论入海还是归江,都是针对水环境变化而采取的应对措施,结果又以牺牲另一区域水环境为代价,里下河等地区深受其害。为宣泄洪泽湖以及高、宝诸湖积水,多次启放山盱五坝和归海坝,结果加重了里下河水患,导致运道民生大困。另一方面,大量淡水下泄至里下河地区,也能起到稀释盐卤、改良土壤耕地环境的作用,里下河百姓遂因

地制宜,培育出各种早熟水稻,如“早稻有急猴子、秋前五、秋后五诸名色”^⑦。

注释

①代表性成果如下。《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和城镇发展》,收自《历史地理》(第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英华:《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张卫东:《洪泽湖水库的修建——17世纪及其以前的洪泽湖水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卢勇:《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曹志敏:《清代黄淮运减水闸坝的建立及其对苏北地区的消极影响》,《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课题组:《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赵筱侠:《黄河夺淮对苏北水环境的影响》,《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张崇旺:《淮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变迁与水事纠纷研究:1127—1949》,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吴海涛:《淮河流域环境变迁史》,黄山书社2017年版;徐炳顺:《导淮入江史略》,广陵书社2017年版;肖启荣:《清代洪泽湖分泄与里下河平原防洪的实践过程研究(1644—1855)——黄运治理背后的国计民生》,《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李德楠:《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邹逸麟总主编、吕娟主编:《中国运河志 河道工程与管理》,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王建革:《清口、高家堰与清王朝对黄淮水环境的控制(1755—1855年)》,《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王建革、由毅:《清中后期清政府保运体系中的淮水入海入江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②里运河简称里河,即淮扬运河。因“黄河为北河,淮河为南河,亦曰外河。而漕河为里河”(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故名。③里下河地区是淮扬运河以东至串场河间的一片洼地平原,四周高、中间低,形若锅底,是历史上水患频发的涝洼区,具体包括清代的泰州、东台、盐城、阜宁、兴化、高邮、江都、宝应、甘泉、山阳等所谓“下河十州县”。④参见刘咸修、吴昆田纂:《同治清河县志再续编》卷一《建置·清江浦圩砦》,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刻本。⑤参见胡焕庸编:《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国立中央大学地理学系1934年版,第27页。⑥参见全国经济委员会编:《全国水利建设报告》,收自《全国经济委员会

报告汇编》(第14集),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版,第3页。⑦参见谢元准:《养默山房诗稿》卷三一《书喻子匀真州水灾纪事诗后》,光绪元年刻本,第298页。

参考文献

- [1]王浩,尹晓宇.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开工,国家水网加快建设:织网江河 治水惠民[N].人民日报,2022-08-09(14).
- [2]孙清阳,袁坤,朱鼎兆.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开工[N].扬子晚报,2022-07-31(2).
- [3]宋祖舜,方尚祖.天启淮安府志:上[M].荀德麟,刘功昭,刘怀玉,点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90.
- [4]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M]//《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陆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5]费礼门.美国工程师费礼门治淮计划书[M].余明德,齐群,编译.合肥:安徽水利局,1922:1.
- [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李春芳.重筑高家堰记[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朱维藩.淮郡重浚涧河碑记[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5:山阳艺文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539.
- [9]胡效谟.淮安大水纪略[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5: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93.
- [10]王宗沐.淮郡二堤记[M]//卫哲治,等.乾隆淮安府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1405.
- [11]万恭.治水筌蹄[M]//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中国水利史典.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277.
- [12]陈应芳.敬止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3]邵元哲.重浚涧河碑记[M]//卫哲治,等.乾隆淮安府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298.
- [14]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450.
- [1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6546.
- [16]潘季驯.河防一览[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7]阎若璩.潜邱札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22.
- [18]常三省.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光绪泗虹合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03.
- [19]叶兰.乾隆泗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97.
- [20]傅泽洪.行水金鉴[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1]薛凤祚.两河清汇[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91.
- [22]刘万春.泰州廐里告塞金家湾[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1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216.
- [23]靳辅.文襄奏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4]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5]靳辅.治河奏绩书[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3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6]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04.
- [27]圣祖仁皇帝圣训[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8]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3794.
- [29]王定安,等.重修两淮盐法志[M]//续修四库全书:第8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33.
- [30]鲁一同.咸丰清河县志[M].葛以政,等点校.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7.
- [31]孙宗彝.爱日堂全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32]张鹏翮.治河全书[M]//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22.
- [33]张伯行.居济一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77-578.
- [34]程延祚.游周桥记[M]//谭其骧.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682.
- [35]清高宗实录[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6]《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淮河水利简史[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 [37]齐召南.水道提纲[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5.
- [38]清圣祖实录[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9]伊继善,等.乾隆江南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28.
- [40]南河成案[M]//国家图书馆分馆.中华山水志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
- [41]徐炳顺.导淮入江史略[M].扬州:广陵书社,2017:38.
- [42]冯道立.淮扬水利图说[M]//国家图书馆分馆.中华山水志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

- [43]刘文淇.扬州水道记[M].扬州:广陵书社,2011:88.
- [44]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调查方法研究课题组.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16.
- [45]邹熊.大水行[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0:道光泰州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418.
- [46]清宣宗实录[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015.
- [47]林则徐.复陈恭甫先生书[M]//林则徐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77.
- [48]包世臣.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M].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30.
- [49]肖启荣.清代洪泽湖分泄与里下河平原防洪的实践过程研究(1644—1855):黄运治理背后的国计民生[J].地方文化研究,2018(1):77-85.
- [50]吴春梅.从“导淮”到“治淮”:我国治理淮河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N].光明日报,2020-12-22(15).
- [51]郭起元.介石堂水鉴[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2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492.
- [52]魏源.再上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M]//魏源.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317.

The Evolution of Hongze Lake Drainage Patter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Li Denan

Abstract: To enter the sea or into the river is a long-term problem for Hongze Lake management. Hongze Lake is a plain reservoir blocking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Huai River, and the process of diking is also the process of lake formation. After the Ming dynast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Gaojia weir, the lake is gradually expanding, the problem of water leakag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drainage of Hongze Lake is a set of complex systematic engineering with obvious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pace, there are two drainage channels, including lake dike and transport dike, and the main one is the clearing flow to the sea. In terms of time, it change from the Ming dynasty's clear estuary gathering the Yellow River into the sea mainly to the multi-way into the sea with increasing propotion flowing into the Yangtze River increased before Qianlong period in Qing dynasty. After the Jiaqing period, channel flowing Yellow River into the Sea is not smooth, and pressure flowing into the Yangtze River increased. The drainage of Hongze Lak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water control framework of "storing clear to brush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Grand Canal", which could not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outlet of Huai river into the sea, bu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pattern of drainage today. River and lake governance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at must be coordinated as a who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t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eliminating harm and promoting benefits,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teadily advancing in an orderly manner, but also dialectically view the impact of river and lake governance and appropriately 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Key words: Hongze Lake; Gaojia weir; storing clear and brushing the Yellow River; guide the Huai river; waterway flows into the sea

[责任编辑/云 扬]